

藍莓

很痛。

全身上下都很痛。

我趴在一座山丘上，俯瞰底下的火車站。一輛列車駛進。

忍著撕裂般的疼痛，我也要爬上那輛車。我沒有錢，但那輛火車似乎只是載著敵國的人民離開的，我現在沒穿軍服，混進去應該不成問題。

再也不要回戰場。

我是逃兵。

從工作人員的死角爬進火車，翻滾進最後一節載滿傷患的車廂。裡面全是躺在地上的傷患，被發現的機率應該不大。這裡雖然因人血和汗臭而有著難聞的味道，但已經很好了。

放鬆自己躺在地上，雖然不舒服，可是已經比在戰場上好多了。我再也不要回到槍林彈雨中。

現在，沒問題了吧……

我放任自己昏過去。

有什麼圓圓、小小的東西被塞到我嘴裡。意識慢慢清醒，我咬了一下那東西，甜中帶酸。這味道是……

藍莓？

睜開眼，我看見兩個小孩。

「醒了？」右邊的小孩是個帶著眼鏡、看起來十分冷靜沈默的男孩。左邊則是頭髮散亂的女孩。「就算還要，也沒了。」

「你們是誰？」我問題才剛出口，就想賞自己巴掌。我在火車上，這兩個大約十歲的小孩自然是車上的乘客了。

沒想到，那個男孩卻反問了一個讓我心驚膽跳的問題。「從來沒見過你，你不是原本的乘客吧？」

我嚇出一身冷汗，也開始思忖著，現在應該逃還是殺人滅口。不過那個女孩的一句話便掐熄我這兩個念頭。

「我們沒興趣知道你的身分。反正都是想遠離戰爭的人，就不要互相爭鬥了。」呵呵，慚愧啊慚愧，我居然第一個念頭就是殺人滅口，他們只當我也是難民而已……

「謝謝了。」我向他們的藍莓還有不追問道謝。「你們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女孩不理我，往躺在我旁邊的人口中塞藍莓。男孩也繼續發送藍莓，不過他回答了我的問題。「我是班班，她是莉兒。」

其他躺在地上的乘客似乎都在睡覺，沒一個有搭腔的意思。

「是誰讓你們來發藍莓的嗎？」我在想的是應該有某個大人要他們來發藍莓，以免餓死了這群重傷患。不過一顆藍莓也太少了吧？

男孩……不，班班的回答再一次出乎我意料。「我們不能自己來發嗎？」

「不是別人叫你們發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這是自發性的？」

「你很煩。」

我乖乖閉嘴。

他們兩個的塞藍莓行動慢慢接近尾聲，終於發到車廂末端，手上的籃子也空了。他們小心翼翼的繞過躺在地上的人們，準備離開車廂。不過這時，莉兒轉過頭看我，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我愣住。「為什麼問呢？剛剛不是說沒興趣？」

「你是第一個有力氣和我們聊天的，想知道你的名字。」莉兒臉上還是沒有表情。

我想說，就當回報藍莓的恩情，於是告訴她：「我叫麥克斯。」

她點點頭，轉身離開。

這就是我和他們的初次見面。

躺了幾天，身上的傷終於都結痂，雖然癢，但比一開始好太多了。那兩個小孩人真的很好，他們很細心的幫我清理傷口，才沒有發炎的狀況發生。而且要不是他們不時來送飯（我問過了，那些一碗的飯是別人讓他們送來的，他們自己送的只有藍莓），我真的要餓死了。

每次他們來，我都會和他們稍微聊兩句。我不是沒試著和其他乘客聊天，但他們都不願搭理我，只有那兩個孩子會跟我說話。我得知他們都是在戰爭中失去家人，現在正和有同樣境遇的孩子們被送往遠方。

「火車到終點後，你們會怎樣？」

「不知道。也許進孤兒院，也許有人收養，也許流浪街頭。」班班這次給我兩顆藍莓。

真是可憐的孩子。不過戰爭時，也不會有比較好的待遇。

「對了，你們藍莓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「軌道旁有一列似乎無窮無盡的藍莓，我們都趁火車停下來時候摘。」莉兒停下來，想了想，又道：「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？五天後就到終點站了，到時候沒買票或沒登記的乘客都會被士兵帶走。」

我稍微驚訝了下，然後苦笑起來。「到時候只好跳車了。先謝謝你們的幫助啦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。

「對了，終點站是哪？」我邊打著哆嗦邊問。

「波魯迪爾。」

難怪，總感覺越來越冷了。

「藍莓叢越來越少了，以後恐怕不會再有藍莓。」莉兒的眼神飄移，似乎有種「對不起大家」的感覺。

「這樣啊……真可惜呢，你們給的藍莓挺好吃的。」

第一次，班班和莉兒怔住，然後臉上各自露出一個淡淡的笑容。「喜歡就好。」

我也怔住了。我很久沒看到小孩子在笑，都忘記他們笑起來是多麼可愛、能給人帶來無盡的希望。只可惜……這兩個因為戰爭而面黃肌瘦的孩子的笑容，有種淡淡的哀愁。

明明，只有十歲啊……

我第一次從不同的面向思考起「戰爭」這件事。過去我待在軍營裡時，總覺得戰爭就是統治者的貪慾，為了一己之利而傷害了人民的家庭、摧毀人民的生命。而現在我了解戰爭摧毀的遠遠不止我先前所想，還有家庭的羈絆、與希望。

孩子臉上的笑容一向是希望的象徵，而現在，那燦爛的希望已被戰爭蒙上哀塵……

「你們知道嗎？」我叫住即將離去的兩人。他們轉過頭，疑惑的看著我。「你們兩個笑起來非常可愛，像天使一樣。」我真心讚美著。

他們先是一愣，然後對我——燦爛一笑。

這才是小孩子該有的笑容嘛。

我本來以為這種日子還會持續四天，而我會在最後一天跳車離開的。沒想到，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。

當晚，火車經過的地方被空襲，而鄰近被空襲地區的我們也遭到餘波。聽說火車前段直接被炸彈投中，我們運氣好，待在火車的最後面。

列車被炸到翻過來，我撞上牆壁，然後被其他傷患壓住。大家這時候都顧不得裝死或藉不動來恢復體力，掙扎著往門口窗口跑。我逃出來後卻違反求生本能，沒有立即跑向安全的黑暗。

因為那兩個孩子的車廂就是我前面一個。

多跑了幾步就看見一群孩子，班班也在其中。他們看起來沒受什麼太大的傷，不過有幾個人被碎片砸傷，班班的額角也有一股血跡滲下。

「還好吧？」我環視了這群孩子，受了那麼多天的照顧，我想回報一些。不過我沒料到，一向冷靜的班班在看見我後，眼淚突然流下來。

「喂，怎麼了？」我有點驚慌，不過他立刻回答我。「莉……莉兒還在裡面，拜託救她！」

在裡面？不會吧……

轉頭看向那正燃著熊熊烈火的車廂，我暗暗搖了搖頭，不願拿生命冒險。我很喜歡莉兒，但這已經不可能救得回來了……

誰知我才想到這，車廂門居然被「砰」的打開，莉兒正扶著另一個小孩走出來。

「莉兒！」班班喜極而泣，我則衝向車廂想把他們撈出來。火場隨時有可能爆炸，必須快！

「麥克斯？」莉兒見我跑來，有些發愣。我沒解釋，直接撈起她和她的小夥伴往後跑，想離這節危險的車廂越遠越好。怎知，下一秒，車廂轟然爆炸！

「轟！轟！轟轟！！」

溫度高到宛如地獄的熱浪從我身後襲來，還帶著不少車廂的碎片。我什麼都沒想，直接把這兩個小孩壓在身上，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他們。

明明之前為了自己的生命害怕到不敢邁出腳步，現在卻毫不猶豫地保護了他們。為什麼呢？

火焰點著我的衣服，我再也顧不得去想那些深奧的問題，痛得大叫。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」

「麥克斯，別慌。」剛剛還坐在遠處的班班已經恢復平常的模樣，冷靜的指揮著那群孩子到附近找水提過來。看來他是這群孩子的首領。

「麥克斯，到地上滾，你不會有事。」就連莉兒也迅速冷靜，給予極度慌亂的我一連串指示。我這才鎮靜下來，趕緊把身上的火滅了。

一個小孩用水壺提水過來澆在我身上，讓我疼得要死，也有種解放的爽快感。呼吸漸漸平復下後，我轉頭，向班班和莉兒兩人正式道謝。

「真的超謝謝你們兩個的幫助，不然我可能已經變成烤豬了。」

他們似乎不常被人道謝，我這一謝，讓兩人慌亂的對看一眼，臉頰微微泛紅。

「沒、沒什麼啦。」班班急急的擺手。

「就、就是啊。那個……」莉兒別過頭，害羞地說：「剛剛謝謝你救了我們。」

嗯？我好像不知不覺就衝去救人了，居然這麼不顧自己的性命……不過，被道謝也蠻開心的。

我放鬆一笑。

「好，各位，我們快離開這裡。」班班變回先前嚴肅的表情，開始指揮起這群最大不超過十二、最小大約五歲的孩子。我數了，總共十三個。

「他也要走嗎？」一個小女孩指著我問。

莉兒點頭。「他比我們大，對我們有用。」喂喂，妳這什麼話。

「班班，我們不救裡面的人嗎？」另一個孩子指著其他車廂，眼中閃著渴望。班班沉著臉搖頭。「不能救。去救了就容易把我們一起賠進去，救出來也不一定活，還可能帶來疾病。」

一個十歲的小孩居然想得如此周到並如此決斷，讓我佩服不已。在班班和莉兒的指揮下，孩子們迅速整頓起來，沒傷者扶著傷者，慢慢邁入較為安全的黑暗。

不過……

「哎呀呀，不等我嗎？」

一個年輕的聲音從我們身後響起。

那個在最後加入的青年叫李，是負責這群孩子運送工作的老大。似乎因為長期管理孩子們並留下心理陰影，班班等人用哀怨的眼神同意李的加入。

這個李確實令人討厭。他完全不做事，甚至還指揮人做事，卻聰明的讓我們不得不留下他——他有錢，還擅長外交。

當班班一臉苦悶的來問我我是否可以代替李時，我只能很難過的說不行。李是當我們經過小鎮時，幫我們通過盤查的重要人士，所以我們必須「供養」他。

我們的目的地是火車被空襲的三天前所經過的一個大城鎮。這是李的意思，他說他會帶班班等人到那，完成各式各樣的手續，並送他們到原本該去的地方。不過他除了幫忙外交外，其餘的事一概不管，所以真正的領隊還是班班跟莉兒。

說我年長適合當領隊？錯了。

一是那些孩子與我不熟，二是班班他們的能力較高，三是我還是傷患，完全不想管事。

班班和莉兒確實很有一套，工作分配簡單俐落，也沒引起什麼反彈。總是為了眾人的利益考慮，一針見血的指出最佳方案，冷靜的態度使人佩服不已。

飲水是從溪流裡取來的，睡覺是生營火打地鋪，也沒人敢抱怨。我們沒錢不能買食物，所以食物除了用陷阱跟我偶爾獵到的小動物，基本上就是鐵道邊的藍莓（畢竟要沿著鐵軌走回城鎮）。

幸好藍莓叢眾多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地步，我們十五人才不致於餓死。

「嗯～～嗯～～」今天輪到莉兒和我搭檔採藍莓。不過今天的莉兒有點特別，她在哼歌，還隱隱露出微笑。看著她邊採邊哼歌的樣子，我閒著也是閒著，便開口搭話：「莉兒，妳現在開心嗎？」

她停下哼歌，疑惑的看著我。「怎麼這麼問？」

「因為妳在哼歌。」

莉兒歪著頭想了想，然後點點頭。「應該是開心的。」

「為了什麼而開心呢？」我挺好奇莉兒開心的理由。在這之前我看見的莉兒，基本上都面無表情，總是為了眾人的利益考量著，讓我都快忘記她只是個小孩。

這麼天真純粹的一面，反倒使我驚奇。

莉兒歪頭努力思考好一會（手上的工作並沒有停下），才這麼回答我：「好像也沒有特別需要開心的事。不過李不在旁邊，剛剛有看到很可愛的松鼠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就這樣。」

總覺得，這群孩子很能讓我驚奇。對生存有冷絕的判斷力，卻會對如此小的事由衷快樂。這是我這個大人應該感到高興的事嗎？國家的幼苗長成這樣，沒了小孩應該有的快樂幸福……

等等，他們根本不是我國的。相處這麼久，我都忘了……

「走吧，這麼多也夠了。」莉兒看看籃子裡快溢出的藍莓，滿意的點點頭，然後牽起我的手，往營地走。現在雖然因一個孩子身體不適而暫時休息，不過相信很快就要動身了。

我牽著莉兒的手慢慢走回營地。在看見營地的時候，她問了我兩個問題。

「麥克斯，為什麼要打仗呢？如果不打仗，我家裡有種品質比較好的藍莓可以給大家吃，為什麼炸彈要打爛我們家的藍莓呢？」

我躺在地上，想盡辦法靠近火源。星空在烏雲的遮蔽下無法見到，令人有點擔心會不會下雨。

身旁的孩子都睡了，李還發出吵死人的鼾聲。

我頭枕著手臂，思考著莉兒下午問我的問題。其實這問題我根本沒辦法回答，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，也就是因為不知道答案才離開軍隊的。

可是……不想出答案，我便下意識地不讓自己睡著。

為什麼要打仗呢……

時間慢慢推移，夜漸漸深了，而我的尿意也越來越難忍。「哎哎好吧，乖乖起來上廁所……」

到離營地遠一點的地方解決後，我慢步踩回原來的地方，卻在中途發現一個小小的身體往森林的另一邊走去。

我跟蹤班班，來到下午採過藍莓的藍莓叢。他摘了一顆丟到嘴裡，卻沒有咀嚼或吞嚥的動作。

我也走過去依樣畫葫蘆的吃了一顆，為他被我嚇到的樣子暗暗好笑。

「所以？小孩子這麼晚不睡覺，對身體不好喔。」我雲淡風輕的開了話題，希望他可以接下去。他也沒負我的期望。

「睡不著又不是我可以解決的事。而且你也沒多大，憑什麼說我？」

「十六歲是法定成年，我不是小孩。」

「騙鬼去，法定成年是十八歲。」

我們又各吃一顆藍莓。

良久，班班開口了。「麥克斯，你是軍人嗎？」

我點頭。

「那你知道為什麼要打仗嗎？」

我笑了。「真奇怪，莉兒也問我同樣的問題。」

他直拗的繼續追問。「你是軍人，那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打仗嗎？」

「為什麼我是軍人我就要知道為什麼要打仗？我也很好奇。」我把剛放進嘴的爛掉藍莓吐到地上。「只是軍營中沒有人要回答，也許大家都不知道。」

然後，我想到一個超級嚴重的問題。「等等，你怎麼知道我是軍人？我啥都沒說吧！」

班班看白痴一樣的看著我。「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褲子有軍徽？」我慌忙查看。完蛋，還真的有。

我臉頰抽搐的看著班班，心中有點無奈。敢情你們一開始就從我的軍徽上辨認出我是敵人卻還藏匿我嗎？這是多好心啊？

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，他皺了眉頭，不悅地說：「如果我們可以救人，我們就會救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救火車上的人？」同樣是人，怎麼你救了我這個敵人，卻不救你的同胞？

班班嘆了口氣。「救你是因為有餘力，但那個火場衝進去只是自殺，而且我死了，我的朋友們的風險也會增加。我不希望再有人死掉了。」

好諷刺啊！只是在救人，可是卻救了個曾經殺死你同胞的人，卻不救自己的同胞。

「麥克斯，人活著的時候，生命是很繽紛漂亮的彩色，死掉的話就變成空白的。我寧可……多看一點顏色，會比較開心，不管是什麼顏色。」班班走向營火。「我有點冷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我站在鐵路上，看著頭上被烏雲遮蔽的天空。

「吶，毀滅過生命的我，還可以有顏色嗎？」

又過了一天，我們回到那個大城鎮。李去區公所或者類似的地方辦班班他們的移手續，而我則是跟這群孩子慢慢逛這個城，因為就要道別了。

我總不能跟他們一起去遠方，我沒有證件，自然沒有這個國家國民的人權。所以我要離開他們。

逛了城鎮一圈，又走回起點的噴水池前，我正式向他們道別。

「再見了，臭小鬼們。」我看著這十三個孩子，尤其是班班和莉兒，有些難過。「謝謝你們這些天的照顧。」

「麥克斯，我們也謝謝你。」班班和莉兒走上前，交給我一個小布袋。「這裡面還有一些藍莓，你帶著吃。」

「藍莓都快吃膩了。」我笑著把藍莓收進口袋。「那，我走了。」

「站住！」

突然有個響亮的聲音大喊。轉過身一看……李？

「就是他！他就是奸細！」李後面還跟著一大隊士兵，而他邊說奸細邊指著我！暴露了！

我立刻轉身逃跑，那列士兵也立即追上來。我這幾天食物吃得不多，身上的傷也沒好，跑沒幾步就被逮到。

「你這奸細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」士兵隊長抽出皮鞭，狠狠抽在我背上。我忍不住大叫起來。

「麥克斯！」那堆小孩裡的一個突然叫出聲，似乎是看不過我挨打。不過士兵隊長一聽，立刻兇狠的朝他們走去。「小鬼！你們認識他？」

我心一驚。不行，別說認識我……

一開始叫出我名字的孩子嚇哭了，莉兒把她護在身後，班班則是大喊：「我們怎麼可能認識他！只是……那個人長得很像我和蘇的表哥……」

對，撒謊就好，你們這些想救人的孩子要活下去，救更多人，不可以因為我而死在這裡。

那個士兵隊長依然不信。「證明給我看看！抽！」他粗暴的把鞭子塞進班班的手裡，要他抽我。我已經沒力氣逃。

班班走到我身旁，深吸一口氣……皮鞭落下。

「啪！」

「啪！」

「啪！」

很痛，痛得快死了。我閉上眼睛，不過隱約感到有水滴落在臉上。下雨了嗎？

我露出一個不明顯地笑。

「哼！滾！」士兵隊長似乎趕走那群孩子。

我被扔進監獄等死。

三天後的半夜，我所在的牢房，有一包東西被從牢窗丟進來。

一包藍莓，還有一張「我們要走了，對不起」的字條。

我吃了藍莓，毀了字條。

藍莓很甜。

行刑前一天，這個城鎮被空襲，我逃出去活了下來。

我躲在中立國，直到戰爭結束，才回鄉認親。家人四散，只找到斷了腿的母親。而那些曾經在部隊裡互相照顧的兄弟，都沒有顏色了。

逃兵是要被治罪的。我帶母親回到我在中立國的落腳點，開始新生活。

然後，我做了一件我這五年來一直都很想做的事。

「你說你要找五年前三十個孩子的紀錄？」那個辦事員懷疑地看著我。

「對，我失散的弟弟和妹妹在那三十個孩子裡面。」

「這裡負責過很多在戰爭中失去家園的孩子的資料，只說三十個孩子實在太籠統了。有沒有名字？」聽到我要找失散的家人，辦事員的懷疑減輕不少。應該很多人都做跟我一樣的事吧。

「班班和莉兒。」

辦事員在兩天後告訴我他們五年前被送去哪裡。我聽見後，氣憤到差點一拳揍上那個辦事員的臉。雖然不是他的錯。

那個混帳李……

當初明明說會幫他們找個好歸宿，卻將他們賣入奴隸市場。

於是我去找那個奴隸市場，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一點下落。沒有班班和莉兒的消息，不過有蘇的。

所以我又出發了。

當我找到蘇的時候，她已經是個十三歲的少女，面黃肌瘦的讓人心疼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我給了她一盒藍莓。

「麥克斯？」

「妳還記得我啊。」

然後她哭了。

蘇的買主在戰爭中過世，所以她一直作為一個乞丐生活著。

「妳知道班班、莉兒還有其他人怎麼了嗎？」

蘇點點頭，臉色暗淡。

「其他人我不知道。大家在被賣掉後都沒有聯絡了。不過我們都知道班班跟莉兒怎麼了。」

大家都知道？不是說沒有聯絡了嗎？怎麼會都知道？

「麥克斯，你知道當你被帶走後的第四天，城裡發生火災嗎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那個時候我們還沒被賣掉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。火災發生時，班班和莉兒協助我們逃出火場，然後又衝回去，因為夏爾還在裡面。」

夏爾。我想起來了，是那個愛哭的小鬼。

「夏爾在火災發生前被李叫去，好像是找到他的家人，火災發生時也沒有回來。班班和莉兒先帶我們十個到外面，然後在判斷過火場應該不算太危險，班班又衝回去。莉兒跟我們待在外面等待救火人。那個時候火不大，還慢慢變小了，本來以為真的沒有那麼危險。」

蘇突然笑了。她笑得癡狂又充滿憎恨，不知情的人看了，只會覺得她是瘋子。

「喂……蘇？」我被她嚇到了，因為我發現到她在那可怕的大笑裡，哭了。

那是絕望的眼淚。

「麥克斯你知道嗎？出來的人裡面沒有班班。李跟夏爾逃了出來，可是沒有班班。」

「……為什麼？」我聲音乾澀，根本不想知道答案。

「因為李！」蘇怒吼。

「夏爾說，他們本來可以早點出去的，可是李卻留在房間裡翻找錢包，說錢燒掉了他就完了，還拉著夏爾一起找。班班找到他們時大罵了李一頓，並牽著夏爾要逃出去。可是……爆炸了。」

我腦子轉了好久才理解最後那句話的意思。

「爆炸！不是說火勢變小了嗎？」

「因為有個客人帶了槍械進去，被火燒到所以爆炸了。」

蘇繼續道：「夏爾說在爆炸的時候，班班用身體護著他，他才沒受什麼傷。班班傷得很嚴重，夏爾想把他帶出去，可是做不到。」

夏爾拜託也沒受太大傷害的李幫忙，可是李無視了他自己逃走。班班叫夏爾跑出去求援，可是他一出旅社，旅社又發生一次大爆炸，這次整個旅社都被炸飛了。」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那個孩子一向很重視風險，沒想到這次卻因為一個不可能料到的意外……

令人心痛不已。

「那莉兒呢？」為了轉移注意力，我問起莉兒。

「莉兒……」蘇低下頭，眼淚啪嗒啪嗒的落到地上。「她在爆炸時抱著我，幫我擋下所有飛散的建築破碎物，然後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。」看她哭得那麼傷心，我也不需要聽下去了。

可是蘇卻如同被打開某種開關，完全停不下來。

「她一向最重視風險不是嗎？為什麼要救我？」

「李出來了，為什麼班班出不來？」

「我活下來了，為什麼把我推倒的莉兒活不下來？」

「為什麼李要跟救火人講裡面沒有人，讓他們趕快把房子毀了才不會擴大災情？」

「為什麼要發生火災？」

「為什麼那個客人要帶槍進去？」

「為什麼偏偏那個時候爆炸？」

「為什麼只是想救人的他們兩個回不來？」

對啊，為什麼？

我試著說服自己，那兩個孩子雖然走了，卻做到了最想做的事——救生命。可是為什麼？我會如此不甘？為什麼偏偏是他們回不來？

明明每個人生命的價值是一樣的，為什麼我會認為比起那骯髒的李，那兩個孩子的生命更貴重？

為什麼……我要為了其實我可以完全不在乎的兩個孩子，流這麼多眼淚？